

论洪堡的古汉语研究*

赵 劲 刘志佳

摘 要：古汉语是洪堡进行普遍语言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它促使了洪堡更为全面地探索人类语言的普遍特性并进一步考察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本文就洪堡对古汉语的语法形式、文字形式、所反映的思维方式等方面的论述进行阐释和探讨，以揭示洪堡对古汉语的分析从以印欧语为中心到较为客观全面的视角转变，以及由此所显示的洪堡语言哲学思辨的发展历程。同时，洪堡对古汉语的研究也反映出了汉语对建构现代普通语言学不可多得的语言学意义。

关 键 词：古汉语； 语法形式； 汉字； 语言与思维； 语言哲学

作者简介：同济大学 德语系 教授 上海 200092

同济大学 德语系 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092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22)01-0102-16

一、引 言

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是德意志著名思想家。他的思想涉及政治学、教育学、自然哲学、人类学、美学等方面，而他在语言哲学和语言学方面的建树尤其显著。他是普通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的奠基人，开创了文化

* 本文是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2120200388)的部分成果。

比较语言学,对后世的语义学理论、转换生成语法、语言相对性理论、以语言为导向的认识论的注释学都给予了这样或那样的启示或借鉴,并对当代的交际语言学和媒体语言学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引导。^① 作为一位“伟大而孤独”的语言研究者,^②他一生涉猎了大量语言,具体研究的语言就多达 75 种,不但涉及美洲语言、南岛诸语言、梵语和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而且还专门考察了汉语,^③尤其是古汉语。

洪堡的汉语研究始于 1821 年,主要参考了耶稣会教士罗伯特·马里逊(Robert Morrison, 1782 - 1834)的《汉语词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15 - 1823)、基督教传教士约书亚·马士曼(Joshua Marshman, 1768 - 1837)的《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1814)以及法国汉学家阿贝尔·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Rémusat, 1788 - 1832)的《汉文启蒙》(*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1822)、《东方宝库》(*Mines de l'Orient*)等书籍,研究对象主要为古汉语。洪堡研究了汉语的语音、词、语法和文字以及汉语与民族思维的关系,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著述《致阿贝尔·雷慕沙的信:论语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汉语精神的特性》(„Brief an M. Abel-Rémusat: Über die Natur grammatischer Formen im allgemeinen und über den Geist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im besonderen“) (1826)^④和科学院演讲《论汉语的语法构造》(„Ueber den grammatischen Bau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1826)。除此之外,洪堡关于汉语的论述还散见于其他大量的论著^⑤以及与雷慕沙、弗朗茨·葆朴(Franz Bopp, 1791 - 1867)、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韦尔克(Friedrich Gottlieb Welcker, 1784 - 1868)等人的多封书信中。汉

① 参见 Franz-Michael Konrad, *Wilhelm von Humboldt*, Bern: Haupt, 2010, S. 103; Jin Zhao, „Zur Rezeption der Humboldt'schen Sprachwissenschaft und Sprachphilosophie in China“, in Jin Zhao/Hans Gießen (Hrsg.), *Kulturalität der Sprache und Sprachlichkeit der Kultur*, Berlin: Lang, 2021, S. 87 - 96, hier S. 87 - 88.

② Georg Reutter, *Kosmos der Sprachen: Wilhelm von Humboldts linguistisches System*, Paderborn: Ferdinand Schöningh, 2011, S. 26.

③ 参见赵劲:《洪堡语言哲学思想国内研究述评》,载《德国研究》,2017年第4期,第108-128页,这里第120页。

④ 本文引述的洪堡原文基于作者的自译。《致雷慕沙的信》原文用法语撰写,本文译文参照了克里斯托弗·哈布斯迈尔(Christoph Harbsmeier)的德译本。此外,本文涉及的洪堡汉语研究均为古汉语。

⑤ 主要有《论语法形式的产生及其对观念发展的影响》(„Ueber das Entstehen der grammatischen Formen, und ihren Einfluss auf die Ideenentwicklung“) (1822)、《论文字和语言的关系》(„Ueber den Zusammenhang der Schrift mit der Sprache“) (1823 - 1824)、《论拼音文字及其与语言构造的关系》(„Ueber die Buchstabenschrift und ihren Zusammenhang mit dem Sprachbau“) (1824)、《语言普遍类型的基本特征》(„Grundzüge des allgemeinen Sprachtypus“) (1824 - 1826)、《论人类语言构造的差异》(„Ueber die Verschiedenheiten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 (1827 - 1829)、《论某些语言中方位副词与代词的亲缘关系》(„Ueber die Verwandtschaft der Ortsadverbien mit dem Pronomen in einigen Sprachen“) (1829)、《论人类语言构造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Ue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 und ihren Einfluss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卡维语导论》, 1830 - 1835)。

语在洪堡的语言研究和语言哲学思想建构中之所以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因为汉语这一具有独特类型学意义的语言^①为洪堡语言研究的方法和目的,即通过语言间的对比研究探索不同语言所展示的世界观,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理据。

洪堡的汉语研究从语法形式到汉字特征的探究再到汉语与思维关系的思考,经历了三个阶段,下面对此逐一进行论述。

二、语法形式的外显与观念发展明确性之间的关系(1822年)

洪堡认为,拥有丰富文学作品的民族也应拥有语法形式发达的语言。比如,古希腊能够拥有璀璨的文学作品,离不开希腊语中的多元组合句构造,这种构造集合了不同的语法形式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造就了句式内部的对称与舞蹈般的和谐,不但能够加强和激发思想的表达,而且能够愉悦精神。^②因为,“诗歌和修辞是语言的艺术,需要语言提供所有最丰富、最生动、最精巧的辅助手段。在那些所显示的语言形式不够纯粹、不够生动、不够丰富的地方,语言创作所需要的想象力必然无法全部发挥作用,而正是这种想象力蕴含了所有诗歌和所有演说艺术的力量”。^③正如在十八世纪的欧洲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语言中的词表达世界,而语法展示的是逻辑思维。^④洪堡在1822年《论语法形式的产生及其对观念发展的影响》中也指出,语法关系表示对象之间的联系,虽然这种关系也可以通过知性对语义的逻辑推理得出,但却容易引起误解或歧义,因而“如果观念的发展既要明确,同时又要迅捷且富有成效,那就必须摆脱这种纯粹推测的知性行为,并让语法关系像词一样,通过语言来表达”。也就是说,表达逻辑思维的语法应具有明确的形式。他认为“只有通过称谓事物的词本身的形态变化,才能真正表达语法关系。[……]当然还有语法词,它们一般不指称任何事物,而只表示关系,也就是语法关系”。而真正的语法关系要着眼于“形式变化”,因为“词形变化本身没有任何含义,只表达纯粹的语法关系”。相反,“如果一种语言借助粘附于无形态变化词语的介词来构成格,那么就不存在语法形式,而只存在可以推测出其语法关系的两个词”,

① 参见潘文国、谭慧敏:《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1-77页。

② Wilhelm von Humboldt, „Ueber das Entstehen der grammatischen Formen, und ihren Einfluss auf die Ideenentwicklung (1822)“, in Albert Leitzmann (Hrsg.), *Wilhelm von Humboldts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IV, Berlin: B. Behr's Verlag, 1905, S. 285-313, hier S. 294.

③ Wilhelm von Humboldt, „Grundzüge des allgemeinen Sprachtypus (1824-1826)“, in Albert Leitzmann (Hrsg.), *Wilhelm von Humboldts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V, Berlin: B. Behr's Verlag, 1906, S. 364-473, hier S. 468-469.

④ 参见 Tilman Borsche, *Wilhelm von Humboldt*, München: C. H. Beck, 1990, S. 143-144.